



雙城記

香港也有「蘭亭」

提起《蘭亭集序》無人不曉，茂林修竹，群賢畢至，說的是王羲之在浙江紹興城外的文人聚會，孰不知香港也有蘭亭。近來香港大力宣傳搞文化與旅遊，卻不知從何入手。香港地方不大，但留下不少文化名人的足跡，上個世紀內地文人避離戰火旅居香港，香港的特殊地位，使這些從內戰硝煙和國民黨政治高壓下流亡而來的文化人，有了自由呼吸的一席之地，擺下一張平靜書桌。

翻開1949年初香港大公報副刊，可見一個連載的詩配圖專欄，名曰「狗爬徑山歌」。「四姐四姐伴伴，大事小事兩手清，區公所裏管地畝，清白好像琉璃燈……」歌詞由端木蕻良書寫，木刻配圖黃永玉。狗爬徑這個名真是俗得可怕，蜿蜒小路，沿坡而上，窄小彎曲，坎坷不平，人行走之上如同狗爬山，後來不知是誰給狗爬徑換了一個名：九華徑。兩者發音相近，新名稱改得好，應該是個有文化的人。

坐港鐵到美孚，步行約一刻鐘，拐進一條路，路的左側，一棵大榕樹灑下一片濃蔭，走進去便是九華徑了。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前，香港有句俗語「富在九華徑」，怎樣富法沒有說，只知道這裏住着很多到香港來的內地文人，文人不可能有多富，但提起他們的姓名，可是真「富」，富得流油：樓適夷、臧克家、蔣天佐、李岳南、卞之琳、黃永玉、端木蕻良、方成、張天翼、作家、詩人、畫家，還不止這些，胡風來找樓適夷，蕭乾、聶紺弩、喬冠華來會朋友，周而復、秦牧、李凌、謝功成都是這裏常客，九華徑一時如同蘭亭，群賢畢至，蔚為壯觀。

曾經住過此地的文人們幾十年後念念不忘：「離開香港幾十年了，那個小村莊恐怕早已被高樓大廈吞沒，一點也剩不下。」在地貴過金的繁華香港，還有沒有九華徑呢？家裏的上一輩，也在南來的行列之中，為可安居，在九華徑的山石邊，自己設計起了一幢兩層小樓，這在當年可能算是富的，後來全家離開香港，把房子交給工人看守，工人把房屋轉了她的名，房子就成了她的，再後來已不得而知，也再沒有去過了。大約幾年前，香港鬧過一場無牌燒烤場的糾紛，地點就在九華徑，從電視和報紙看到，小徑兩旁都是鐵皮屋，一兩幢還算完整的老建築顯出舊日的氣派，牆壁上斑駁碎影，只有殘垣破壁。如果把九華徑改造成名人故居，會不會是香港舊日文化一景呢？



此山中

時光荏苒 ICA

ICA的全名：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 (直譯：當代藝術學院。其實跟學院無關，基本上是一所藝術中心)。

ICA位於白金漢宮前The Mall大道左側盡頭，皇宮靠右旁有公園The Green Park，前面靠右側的公園名St James Park。左側還有前王太后(女王伊利沙伯母親)住處St James Palace(聖詹姆士宮)，還有好幾處冠名Royal。

當年在多倫多考過最後一科大學畢業試，立即趕往機場，飛往倫敦。首先處理學院入學登記雜項，隨後乘輪船渡英倫海峽，展開為期一個月，直達歐亞之間土耳其伊斯坦堡的歐陸旅程。回倫敦後，除開學事宜，既然大學已畢業，往後得靠自己半工讀，需立刻展開尋找工作的重任。

有賴自己愛行路(直至今天，除非身體抱恙，從未間斷)，當日好幾小時散步之後，到達白金漢宮，再往前走，來到ICA前，外觀良好，入內參觀：有戲院、有畫廊、有工作坊、有當年已先機有的有機食品餐廳……見戲院貼上招募海



ICA倫敦當代藝術學院，課餘工作歷時兩年的地方。作者供圖

報，立即要求面試亦被取錄，工作輕鬆，觀眾入場收飛而已。自己百分百電影發燒友，原以為可免費觀賞藝術電影正中下懷，誰知一晚兩場，每片起碼播放一個星期，簡直悶出鳥來！

跟餐廳職員混熟了，知道他們缺員工，立即應徵，職位負責管理收銀機；薪水略高，每晚更有到兩餐可吃，就這樣在ICA服務近兩年，直至朋友介紹入職位於Covent Garden某時裝精品店。

但ICA的藝術人文氣氛特別濃厚，透過工作及友善服務態度，認識了來自意大利、西班牙、德國、瑞士及法國等國為主的學生，都是來英深造英文；當中意大利學生Andrea及Angelo，法國學生Carole及Olivier跟我最為投契。造就了往後每年夏天到意大利作客，住滿一個暑假；每週末，到巴黎跟法蘭西弟兄姐妹相聚的習慣。時至今日，Olivier搬到產酒區布根地，Carole搬到普羅旺斯。時間與地域無阻數十年友誼長存，每到法國，他們的家依然自由自在任我登堂入室。

那些年，人人八九歲二十出頭，除了上課工作，更有無盡話題，平日下班到Earl's Court有年份的Troubadour咖啡館聊個天南地北，周末有時巴黎、有時倫敦，正值跳Disco舞最火紅時代，我們跳個通宵達旦樂此不疲！



發式生活

氣候變化的最大影響(三)

原來太平洋島嶼正處於危險中的天堂。其中「帛琉」這個地方，曾經發生各地的農田與房屋被淹沒，令人不敢相信。節目找來這個地方的居民訪問，他們說：「很久之前某處還有房子及是一個完整島嶼，12年前還有人居住，而12年後就變成不可以居住的地方，但這只是冰山一角。」

其實小島居民對環境破壞最小，因為他們沒有用上很多先進的東西，生活樸實，自給自足，但感受到的影響最大，承受了全球暖化最嚴重的後果。曾有些屬於小島國的政客說過：「面對現在非常嚴峻的全球暖化問題，我有12個孫子，我不希望離世之後，他們可能在某一時期便沒有家可以居住。」甚至有些人覺得，某些國家的所作所為等同犯罪，因為他們反對全球暖化這個議題，不止是海平面上升，還推毀了原本擁有豐富魚類之源的海岸生態系統，逆轉了五千年的演變成果。

原來珊瑚礁的漁業，是十億人的蛋白質來源。過往一些非常健康的珊瑚礁，現在都沒有任何生物存在，這是因為珊瑚礁已死，其實在很多地方也發生這樣的情況，某些地方的珊瑚礁，過去30年已經減少了一半，因為它們的功能可以吸收二氧化碳，而我們排入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約三分之一被海洋吸收，所以是穩定氣候的力量。問題是海洋做這個工作的速度不夠快，趕不上荒唐的二氧化碳排放率，海洋中的生物雖然不會完全消失，海洋裏不會沒有生物，可是不見得是我們想要的生物，說不定會像三億年前一樣，只剩下一小部分。

我們破壞了在正常情況下協助我們穩定氣候的生態系統，和海洋一樣，熱帶雨林從大氣層吸收二氧化碳，多年來，森林吸收碳儲存在樹幹、樹葉和有機物質裏，因此雨林為我們安全地儲存了碳，直到我們伐木、放火燒森林，那就像引發一個炸彈，把大量碳排放重新送回大氣層。

雖然我們不是什麼專家，也不太懂得如何真正去保護這個地球，但從我蒐集回來的資料，或者看這些紀錄片得出的資料，其實也深深感受到，人類正在嚴重破壞大自然，多年之後，我們的後代會居住在一個怎樣的地方呢？



百家廊

寒梅着花未

冬天在我的腦海中，有兩種樣子：一是故鄉北京的冬，一是香港的冬。香港的冬總是在一夜間悄悄地來臨，而北京的冬天是要醞釀的。

在北京，剛進十月，冬的身影便開始慢慢佔領生活，從顏色開始，樹梢上那老成的綠色被渲染成金黃，直到只剩下土褐的枝幹林立街旁。這個時候，氣溫才真正地讓你能感受到它，冬也便開始了無孔不入。溜過水面，結成了冰；劃過天空，凝結成雪和霜。清晨，拉開窗簾發現外面的世界一片潔白，下雪了。許多年前，最快樂的日子，莫過於下雪天，父親帶我去溜冰，什刹海、頤和園、陶然亭都留下了我童年和父親在一起的快樂記憶。春節的最後一個夜晚，是冬天最熱鬧的時刻：除夕的煙花爆竹聲在偌大的京城此起彼伏，那是冬的聲音，是家鄉過年的聲音。後來「禁燃」，這些東西慢慢從人們的視野中溜走，冬也慢慢褪色。

再後來，我移居香港。冬在哪裏？我總以為，在香港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冬天，因為寒意很難留下任何印記。葉不會黃、不會落，沒有雪花，水面從不會結冰。初來乍到時，習慣這裏的天氣，是從所謂的秋風開始。一年中最後的風球終結了炎暑，驟降的氣溫，一夜間提醒生活在這裏的人冬天的到來。大概是立冬時節，北方的風開始刺骨，從未去過北方的香港朋友問我那裏的冬天是什麼樣的？我總會說，北方和香港的冬天完全是兩個概念。

香港的冬天單靠少許暖手袋就能將就，北方不行。我特別理解土生土長的香港朋友對冬季的憂心忡忡，冬在這裏是陌生，是相較夏天短得多的過路客。但無論如何，香港的冬還是好過得多——即便冬天一年比一年冷，一年比一年長。人在香港，冬天永遠是暖暖的，人們的心也永遠是暖暖的。

4年前的冬，疫情正峻。那時僅有的「金巴」車票被炒到5位數一張，我一個人留在香港，4年離開遠在內地的家人。除夕夜，香港街頭人潮依舊。一個人的年，那種感覺彷彿異鄉客遊走在陌生的大街小巷：港鐵通宵的夜，從旺角遊車河到中環；文華東方酒店新春的紅燈籠，透過窗戶若隱若現；皇后像廣場熙攘的人群，鼎沸在燈紅酒綠的都市風景下，從身邊經過的所有人，他們的臉上都掛着笑容。這笑容中不時還有南亞人的面孔、歐洲人的面孔，他們提着紅燈籠，戴着紅圍巾，從我身邊經過時，操着一口流利的粵語「新年快樂！恭喜發財！」我感受到香港地的開放和包容，這樣的精神令人感動。看來，我們的中國年，牽動着所有人的心。我們的中國年，讓獨自漂泊的人也找到了家的溫暖，家的歸宿。那一刻，我想我的家就在這裏，香港就是我的家。

時間證明我是對的，往後的這麼多個冬天，大多都在香港獨自過，陪伴着這個城市一同走過寒冬，縱使一個人，也從不會感到寂寞。疫情後的這兩年，香港愈來愈熱鬧，

生活復常，萬家相聚。久違的煙花匯演回來了，既彌補了北方煙花不再的遺憾，更欣喜見到我們的城市慢慢復甦，重新煥發生機。這些年，香港如同歷經冬天，每個熱愛這地的人都一齊陪伴着我們的城市，等待春天的到來。如今，我看到希望的果實更加茁壯，在初春之際醞釀着無限的力量。這種青春火熱的心跳砰砰帶動生命勇敢戰勝寒冬，點燃了所有人心中的火把，照亮屬於我們的城市，溫暖我們共同的家。香港，春天來了。而我呢？轉眼間已經在這個城市歷盡了那麼多個春夏秋冬，不論我走得多遠，這份落葉生根的牽掛總提醒着我從哪裏來，該到哪裏去。每一次回省，每一次駐足，深深地凝望最初和最真的自己。香港，我在這裏與你緊緊相連，永遠永遠。

生命故事中，總有那麼一篇叫故土鄉愁。3天前，我接到了通知，有機會參加下個月舉行的「華夏博覽看今朝」研學活動，地點是北京和吉林。冬季裏去北方走走，這樣的機會太特別，對我是，對很多香港人亦是。中國人常講的團圓，最好的呈現在冬季。和香港朋友共遊故鄉的冬，希望那幾天是有雪的，暫時掩埋我們生活的鋒芒，留下成長無憂的故事，體驗地道的臘月情懷。我相信，無論南北、他鄉或家鄉，哪怕各有各冬，各有不同。但只要這份在每個中國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冬日情結不改，哪裏都是故鄉。我們在哪裏，哪裏就是家園——「來日綺窗前，寒梅着花未？」

香港的時尚淵源

香港要把自己打造成為亞洲的國際時裝設計中心或時尚之都已經講了很多年，幾乎在我踏入時尚媒體界的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已提及，不能說完全沒有成效，但成效不太顯著或有點後繼乏力。

當年的貿發局時裝部主管楊吳順可以說是一位有心人，她視野開闊，經常組織設計師和媒體人交流活動，不但積極在海外推廣香港設計，也最早把內地模特兒引進香港時裝天橋。我出任《Elle》香港版主編時，特別邀請她和她時任香港時裝設計師協會主席文麗賢擔任顧問。

記得每次見面，她都非常熱情地談着香港時裝前景，希望媒體多關注本土設計。我於是在這份享譽國際的時裝平台增添篇幅報道香港時裝信息，並針對性地推出香港設計師深度專訪系列。可惜，踏入千禧年，我創辦並主編更專業的《W》國際中文版時，她已悄然離開了貿發局；我後來也因健康問題告別職場一段時間。接下來，香港經濟面對各種衝擊，時尚產業遭遇重創，時裝節風光不再。

然而，綜觀亞洲各大時尚都會，香港要成為地區性時尚領頭羊是有文化底蘊和歷史淵源的。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由柯德莉夏萍主演的荷里活時裝歌舞片《Funny Face》(港譯《甜姐兒》，1957年)盛行，時尚風潮席捲全球；兩年後，緊貼國際潮流的香港，林黛主演的時裝歌舞片《雲裳艷后》上映。兩部電影都有多場時裝表演，讓人看到當時的衣着、髮型和化妝風格，以及禮儀。香港成為東南亞紡織商和名媛的採購重地。

到了六七十年代，紡織業更是香港4大支柱產業之一，西方各大國的訂單大量湧來，相當蓬勃；後來隨着美國加稅和本地人工成本高漲，又時值實施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工廠基地在搬往珠三角後大大降低成本，香港也成功轉型為以服務為主，並與影視歌潮流匯合，形成自己獨特的流行文化，香江時尚在歌壇巨星演唱會服飾設計中得到發揚光大。最典型者莫過於劉培基為梅艷芳設計的演出服裝和「百變形象」，人氣和影響力直逼美國當時的流行天后麥當娜。香江創意無遠弗屆！

可見，香港要重振時尚產業或創意產業是有可能的，重要的是政府政策的持續性，並在民間製造重視原創的氛圍。如果能配合好中央將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定位和粵港澳大灣區的市場機遇，融合了優秀中華文化的香江時尚，有望以獨特的東方風韻受到國際關注，綻放光芒，並帶動盛事經濟。



演藝蝶影

看復仇戲的快感

無綫的電視劇《黑色月光》在這個星期播映完畢。很奇怪地，它不是在星期五、六或日播映大結局，而是安排在星期二，觀眾很容易會錯過。

我不是經常觀看此劇，不過由於它經常把一些場景重複又重複地重播，例如18年前卓慧雲把迷藥放在余滿月的咖啡中的戲，即使我不是每晚收看，也不知道看了多少次。因此，我還是跟得上劇情的。

我沒有看韓劇的習慣，但所有人都說《黑色月光》與韓劇的《黑色榮耀》非常相似。家人甚至在看《黑色月光》某場戲時，告訴我在《黑色榮耀》中，那場戲是怎樣呈現的。

這兩齣「黑色」劇都屬於復仇劇。雖然我不算看過很多復仇劇，但我頗喜歡看這個劇種的製作。相對來說，我不喜歡看沉淪戲。看着主人翁或一個大富之家由故事開始時站在人生最高峰，志得意滿，趾高氣揚；劇情發展下去卻從高位逐步沉淪下去，最後以悲慘結局結束故事。這樣的戲看得令我鬱結，不看也罷。

復仇戲則剛好相反。大多數復仇戲的主人翁在劇情開始不久已經被奸人所害，弄至家破人亡，身心俱殘，跌至人生的谷底。在之後的數集中，他在最黑暗的日子中掙扎、受苦、痛恨、憤世、詬傷……終於，他蛻變後從幽谷中走出來，誓要向陷害他的人一一報復。主人翁在展開復仇大計之初可能遇上不少挫折或承受更大的屈辱，但是這時的她已非昔日被奸人陷害後還蒙在鼓裏，甚至多謝仇人的傻白甜，而是一名無堅不摧，帶着詛咒而來的復仇使者。

這種劇情真的好看。試想着一個什麼都不做的人，只把她的所有時間、心思和精力都用在報仇之上，她(或是編劇)的安排一定是層層推進、精準和完美，引人入勝。編劇一定不會讓主人翁

一下子便結束奸人的性命，或兩三下子便令他喪失所有，因為隨着壞人伏誅，故事便得完結。於是，在暗的主人翁會把在明的仇人像貓捉老鼠般作弄，令他們一步一驚慌，垂死掙扎。

這種引君入甕的鋪排，讓觀眾看着奸人一步一步地墮進復仇陷阱之中，最後惡貫滿盈，終於嘗得「被天收」的惡果，真是一種教人非常痛快的觀戲過程。

現實生活中，很多人也會經歷過被人陷害、出賣、背刺的遭遇。我們始終不是虛構的戲中人，很難會引辱負重18年籌劃和進行復仇大計。因此，當我們在舞台、電視或電影中看到主人翁為自己當年所受的屈辱和痛苦快意恩仇地奉還到拿走他們的一切的壞人身上感到大快人心時，同時也是把自己一直沒法辦到的以眼還眼情緒釋放出來。

當看着主人翁一刀刺入仇人身上，或是為伸冤之人昭雪的包青天大叫一聲「狗頭劍侍候，斬」，就是爽！

婚內婚外的抉擇

沒有做足心理準備，請不要和伴侶一起看《婚內婚外》，看劇名便知是寫背叛的故事，世上便有一同款的衫，但絕不會有同一樣穿的人，有人對感情事放鬆，有人卻是忘了、忘不了。所以不要以一把尺去量百般情，不要以為心中有鬼看這劇才會不安，對這種超敏感的題材，稍為不慎，情侶就會跌入答又……唔答又……的那種陷阱。

《婚內婚外》是一套都市劇，主角胡成(馮紹峰飾)和寧悅(蔡文靜飾)在劇中合演了一場又一場兩性之爭的情商大決戰。表面上看來是男的出軌，理應強弱懸殊，但女的一點也不示弱，由劇集的頭幾集就能反客為主，處處反噬男主角，也是這類處境劇較少有的賣點。

編劇把胡成的性格寫得像個混世魔王，出軌行為已不是他的致命傷，他最大的問題，是大男人主義去到極致，他千方百計令在產後重返職場的老婆寧悅失去工作，更是全方位希望操控着家庭的大小事務，在事業上，他憑着自己的才華，變成一個目空一切的霸道總裁。也由於這種性格令自己走上難以自拔的光景。馮紹峰不用多介紹，他曾和趙麗穎結婚，但只維持了短短兩年，他是一個有名氣有演技的演員，演這個渣男演得入型入格，至於蔡文靜，她在《緊急公關》夥拍過黃曉明、《裝腔啟示錄》中與韓東君合演，今次與馮紹峰

演對手，也毫不遜色，看來這類時代女性的面貌，她駕馭得恰好處。

劇中演員賀剛，樣子與演繹方式都像劉德華，令觀眾好像在看模仿大賽，真的很像。演小三的加奈那，2021年9月才透過參加啞哩啞啞中秋特別節目《花好月圓會》而入行，但星運算是不俗，曾參演《夢華錄》飾張好好、《春閨夢裏人》飾溫婉、《照亮你》飾于詩詩，這次角色雖不討好，但印象必定深刻。也看過邢昭林的《你是我的命中注定》，面孔清新脫俗，應有不錯的發展空間。

都市人情感錯綜複雜，價值觀已偏離傳統思想，但劇中有若干個點子實在值得反思，胡成父母演活了上一代重男輕女、大男人主義的方方面面，但當女性抬頭的時候，反時代束縛的心態，也在不停侵蝕原本較為簡單善良的人心。魔性已在不斷衝擊人類的善良，在傳統價值觀被破壞之際，似乎這又是新一代思維帶來的無可奈何。



《婚內婚外》劇照。作者供圖